

目 录

李亨家族史料 李一宣 (1)

从菜农的儿子到企业家 侯仲桓 (51)

罗筱元四十年的盐业经营及其

晚年事略 王柔德 钟朗华整理 (70)

釜溪盐农

..... 自贡市沿滩区政协文史组 (114)

抗战期间范旭东在自贡的两篇 演讲稿

编者按 (122)

范旭东在久大自贡模范制盐厂落成
开工大会上的致词 (123)

范旭东在久大自贡制盐厂
庆祝久大盐业公司成立二十五周年的
讲话 (125)

颜心斋先生二三事

.....颜复初 颜蜀铮 (127)

忆“五卅”英烈——黄仁

.....曹利生 (131)

我对李宗吾先生的回忆.....王善生 (133)

廖绪初小传.....李世楷 (138)

杨泽溥事略.....李世楷 (144)

王俭恒小记.....李世楷 (146)

悼李石铎.....箫曼若 (147)

我在旭川中学六年半的一些经历

.....余文祥 (153)

自贡盐场电力推卤机车的创始

.....赵志 (170)

自流井善后桥的由来.....

...政协自井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72)

赵熙写作《情探》始末

.....胡少权 口述

肖士雄 整理 (177)

川剧《情探》的作者究竟是谁？

.....赵念君 (187)

《赵熙书画手迹选编》将由

荣县政协文史办编辑出版..... (130)

来函照登.....	(69)
作者更正.....	(121)
更 正.....	(121)

· 补 白 ·

四川军阀杨森对川盐运销 的横征暴敛.....	(137)
四川军阀杨森驻军自贡掠 夺盐税.....	(192)

李亨家族史料

李一宣*

前 言

我的史料来源，一是文字记载，一是耳濡目染。旨在提供参佐，但故贵存真，不容隐讳。

余系李亨后代，生于一九〇七年，即光绪三十四年，至今已逾七十有七。自中年以还，特别是青少年阶段，从封建家庭成长，所闻所见莫非封建轶事。其中目染者，结合本身经历，故能求其真实；而耳濡者，则多出自长我三十四岁的长兄庶成之口；或有闻于他人者，亦必参以佐证，然后敢以入卷。

至于文字的轻重，皆必细心称量，使之不夸不缩，以词不失实为准。其中亦有社会传闻，名实掌故，窃以为线索，顺便叙述，不免拉杂，谨此说明。

*李一宣，李亨之孙，李斐成之七子。解放前曾任刘湘副官处上尉副官，少校副官；曾与李任坚合开协记商店，又任过恒通汽车公司经理，解放后任兽丰联运公司经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自流井区工商联委员、兽丰行业公会副主任。喜诗词，是南京江南诗社会员。现年七十八岁，退休在家。

李亨其人及其发家致富之由来

世称李亨者，名振亨字集庵。时人不但以李亨称其人，且以名代之以凉高山屈家山李氏宗祠。若有寻地者，问李亨祠便知，此事至今犹然，祠堂遗址亦尚存。

初，振亨高祖本齐，自原籍江西入川，以后居住自流井洗脚河坎上。彼时家中有个老祖婆，非常贤良，但家境极为贫困。据说屋边有少数薄地，连房带土均系佃业。

自老祖婆后，传至运武，生两弟兄，兄即振亨，弟名振修，字慎斋。运武早死，生活重担很快就压在兄弟二人身上。振亨为人忠厚，自幼活计勤奋，虽未读书，颇知世情，且深谙营生。其时方到成年，因家境困难，弟兄两人同去帮人打铁，半帮半学。振修尚是童工，随兄而蹴，振亨在打铁过程中，勤工苦学，深钻技艺，终于掌握铁炉锤锻手艺，更长于锻造凿井之凿头；其它井灶需用诸般铁器，以及农具、炊具、杂具等，莫不应手而成。迨其手中稍有蓄积，乃自资开设铁炉一家，以供应井灶所需铁器为主。其经营尚能货真价实赢得顾主。为了多进收入，照例晚睡早起，有时为赶时间，怕贪睡误事，据说振亨手握燃香，和衣而卧。如此经年累月，信用日彰，并因与井灶人员频繁接触，深知吸卤煎盐之利，而慕其业焉。

于是积累资金，关注盐场生意，结交凿井工匠，专心一意预筹办井之计。终以得人助力，在道光年间（1821—1850年），创办一井。此井兴建过程，颇为曲折，其中情节以故事流传甚广。现就吾之所知记叙如兹，亦可窥见李亨发迹端倪。

此井在今源渊井临张家沱处。开凿之后，倒还顺利，但

行将达到预计深度，无赖资金断绝。一日午后，家中尚未展炊，振亨老母倚门望子送米归家，岂知振亨奔至，两手空空，窘状异常。时值家无长物，仅有老母头上插发赤金挖耳一枝，始可交换微资以救燃眉之急。乃腆颜求母，乞将挖耳变卖，先命其弟振修，火速买米少许，送回家中作饭。然后随身携带所剩余资，速赴井地，聚集工匠商讨。振亨颓唐丧气，诉说困境，言若继续办井，则家计不能维持，而债务更无法偿还，既有损信用，又无以为生，且井务现状难以支持，因此万全之计，当以停办此井为上；暂以铁炉生意陆续付债，往后有幸再图复凿此井云云。说罢即以余资备办酒菜，与工匠犒劳，兼以钱别。

次日工匠莅井，对振亨的招待致谢，答以免费送凿一天，振亨一再劝阻，其工匠说话算话，上架开凿，终不能止。就在顷刻之间，复下几凿，其井突然见功。如晴天霹雳，振亨惊喜万分，不知是真是梦，木然而立，无以应对。到时清醒过来，前思后想，也徒唤无可奈何，虽井已见功，然设备人工无资支撑，亦为之束手嗟叹。后由在场工匠建言，借贷开办，尚有盈利可求，否则徒劳无益。于是使振亨顿开茅塞，立即喜形于色，遂变离筵为庆功之酒。

此事随即哄动东西两场，以至流传百年之后。乡人茶余饭后，犹时称道此铤井轶闻，人谓此即“挖耳井”之由来。李亨由此跻身井场，往后发家致富，成为自流井地区老“四大家族”之一，当可从此井算起。

自挖耳井见功起家，李亨又继续凿办新井，其资愈丰，其心愈张。于是自推井吸卤，自烧灶制盐，自立盐号运销，以推卤为本而兼产、销之利。旧时盐商发富之后，首先就是购买肥田沃土和建房造屋。时在威远县城东之华场地名鸭子

滩处，购得收租八十担田地，旋即在该处修造大屋一宅，因墙高壁厚，乡人呼之为“高墙院”。如今宅院不存，但“高墙院”其名犹在，威远境内居人亦多能知。

此宅修造形式，虽仅有两重，但在当时亦是宽度有余，甚为铺张。正房左方，配以花厅客室，以及亭轩座落。其窗格，落檐、栏干、石础皆施以雕刻，并于显著部位贴金着色。大小木柱，全过滚线，分别上漆涂色。正房右方，修造谷仓、厨房、男工女仆居舍，但男女路径各别，分头出入。宅外，植树种花；宅内，几明椅净。落成之日，贺庆乔迁，热闹一时。

以后鸭子滩一坝肥田沃土，遂逐步集中到李亨手中，共有大小十几股地方，田土相连，收租谷八百多担。

随着洪杨起义，淮盐梗阻，川盐空前畅销，所谓“时来风送滕王阁”，振亨竟富敌于自贡盐场，立足于大盐商之间。道光末叶至咸丰初年，又以多余之资，先后在富顺县境内大山铺一带，以及仙滩、何市、瓦市、内江地界、威远地界，置买田土，最终拥有大小地方一百多股，共收租七千担以上，但盐业比重，皆远远超过地产。在此时期，又于大山铺接壤之伍家堰，修造一宅，大体与“高墙院”相同，但未筑围墙，以备分与振修使用。

庚即又在屈家山修建李氏宗祠。此祠规模，极为雄阔高朗，其上下两殿，皆搬鳌作脊，屋顶塑造人物，上殿天花板彩画二十四孝图像，两楹三间，中无间壁，上悬黑漆雕字贴金大匾三张，中匾题“慎终追远”，左匾书“惟木有本”，右匾为“惟水有源”。此左右两匾，系沙盘上写出，字体非常，有若悬岩坠石，神韵有力，如骤雨旋风之势，见者咸以神笔视之，堪称奇绝。上殿阶檐，为刻石栏干，中设石梯，

直达下坝。上殿左右有室，两端为风火墙，各开园门。过下坝为下殿，亦两楹三间，左右偏殿后，为两座大花厅。右花厅有池有桥，池有勾栏，栏上石刻海螺，吹而能叫。过桥直入大厅，又池旁左右各有小厅。大厅两侧有室，门设厅内，窗临阶外，左右偏殿两边亦各有屋，屋门开于池畔。小厅以内，室窗齐偏殿前面而设。右花厅亦然，但无池桥。正殿中壁，置木雕神龛，式与殿同，供“西平堂上历代高曾祖考妣神位”，宗牌四周，浮雕云龙图案，全贴佛金。至于其它栋梁，窗棂、挂落等制作，则远胜鸭子滩及伍家堰两宅。祠堂后山，松树成林，且护以围墙，论其建筑，则不逊于当时当地若干庙宇。

建祠以后，属于本支人口，凡亡者皆题主入祠供奉。最繁琐当数祭祀，每年春冬两祭，请主出龛，设铜盥，柔毛诸所，行三献礼。祭祀时，规矩颇多，如静聆礼生赞礼，奏细乐，主祭者率领陪祭者，依班辈老少到下殿入位排列，虔诚跪拜，先读诰文。三献毕，敬饭，献茶，接着化帛、放炮、鸣金、散班、奏大乐以成。然后子孙入席开宴。

祠产收租六百担，以作常年开支。设有专人管理，并雇员司账，兼办祠堂庶务、料理乡庄事宜。封建时代的祠堂，是一种权势的表现，为了标榜其恩德，以及为其子孙礼教之故，亦放银办学。一九二七年，划出祠产一百担，创办了私立陶淑小学，校址设三多寨东门处。翌年又划租一百担，办私立剑南中学，校址设大山铺。此后祠产余四百租，至一九四一年以后，一切封建礼教皆随之而弛，李亨祠随即败落。

李亨其人声望不独显于桑梓，且远及邻省，甚至京师。当时宰相卓秉恬曾为题联，并有卓荣（秉恬之子）隶书楹

联，记得其文为“日月两轮天地眼，诗书万卷圣贤心。”又有王公辅、范运鹏等八家翰林，为振亨七旬晋一寿诞各题赠七律祝嘏诗一首，为泥金寿屏八张。当以记此，以窥全豹。

筑三多寨及三多寨轶事

据《富顺县志》载：“三多寨距城百二十里，连内江界，地名佛子寺，一名牛口山。”又据《吕志》称，咸丰三年厂绅李振亨倡筑，同颜昌英、王克家建，咸丰九年己未落成，费七万余金。振亨一人独任监修。又《枕经堂杂著》又作费十余万金，咸丰十一年工竣。

《杂著》说三多寨周十三里。《吕志》云广三百丈，长四百丈，周一千三百丈，内有田四百亩，石墙高约三丈，广八、九尺，寨子四门各有楼，炮台垛口二千五百五十五，傍西筑内墙三百六十丈，高广如之，皆以石，共费工一百十余万有奇。

又江西安福人刘愚，字庸夫，著《醒予山房文存》，其中有《三多寨记》一篇，记叙颇详。寨上有八景：峻岭横烟、双塘映月、尖山晚照、佛寺晓钟、古井泉香、仙洞云树、马鞍曙色、箫岩滴翠等。均系按原始实有地名相对应：走马岭、双堰塘、尖山坡、佛子寺、太平井、鬼王洞、马鞍山、箫家岩等依景命名。值得一提的是北门墙下箫家岩，系天然岩洞，洞外有石墙，亦有梨树及其它杂木，若时当夏季，洞内清凉，为三多寨避暑胜地，洞中可设数席，供清夏宴集，洞中有小池，四时岩上有泉滴入池中，丁咚之声酷似悦耳琴鸣。

寨外四周，广产糖梨。南北两门外有梨园，当梨花盛

开，游人身入其境，恍若徜徉在雪海之中。每年梨产，由牛佛渡上船运渝销售，以“桂馨堂”糖梨驰名遐迩。旧时迷信，以为此地风水好，称为福地，宜建寨造屋，庇荫富贵。其实建寨缘起，皆出于稳固所得财产权势。据《富顺县志》披露：“咸丰十年正月，‘李逆’窜自流井，远近居民先后扶携至者千余家，‘贼’不敢犯，九月踞牛佛渡，四出‘抄掠淫杀，寨独无恙。’辛酉八月，‘贼’经寨下，惮险不敢攻，先后保全士女，以二十万计，捍卫资银以数百万计，为全县寨堡之冠。”历时六年于咸丰九年落成之三多寨，正值风起云涌农民起义席卷全国，志中所称“贼”之“李逆”，即是农民起义李永和部。由此可知建寨动机，同时可见封建地方势力盘踞之表现。

建寨伊始，李、颜、王三家，各分别在寨上修房造屋。李、颜两家屋宇相连，建在北门区域；王家建于东门方向。此三家即是“李陶淑堂”、“颜桂馨堂”、“王敦睦堂”。随后，远近富户陆续来寨造屋定居，高门广厦，竞节比鳞次于东西南北之间。各家房前屋后，皆有余地，池塘、竹木、花卉等举目可睹。当时入寨住户，多数富裕，少有贫困之家。

其寨内外有街，三日一场。开店座铺者，上二百户；生产、行商、手工行业具备，五匠齐全，牛羊猪市、鸡牲鹅鸭柴炭菜蔬，米行当铺，杂货摊坝，无不具备，俨然封建庄园。寨内储水充足，寨外街道用水均入寨而取。寨北有堰，即使大旱，尚有余水放出，以救稻田。山寨虽居高临下，足见绝无缺水之忧，因而当时豪门大户，言此“世外桃源”。由此亦不难看出，封建势力不仅聚财多多亦善，而且盘踞善善亦多。

南门寨脚，有座七星庙。先时只有一殿，建寨后于庙前岩边堡坎，修成戏楼。戏楼右侧走楼连接殿左，年中神会或打清醮，每唱邦口戏。此时人来人往，生意兴隆，因而有时店铺联合逗钱唱戏，以促交易。

寨上办理寨务设平安局，可对外行文。平安局设议事厅。还有专职卫兵，因而营房、武器库齐备，实为山寨武装。寨上定有寨规，其条款经呈富顺县衙门备案，住户均应遵守。另外寨上设有“积仓”，新入户须交纳谷米，称备乱救荒之用。其中奥秘不尽如此，按规定每年须新谷换陈米，每担认损耗二升，加之称斗伎俩，其中何言无利？诚然此种公开与之隐蔽相比，尚有遮丑之技，然其盘剥实同出一辙。

三多寨地势，若釜形，周峰险夷不一，故先按东南西北缺陷部位修建四门。咸丰十年李永和义军经寨下时，东门尚有一段险岩未曾筑墙。李永和部当时策马而过，未曾攻寨，此事可能出于义军之战略。岂知此事生出一段神话，说是关帝显圣，李军于是未攻而撤云云。李亨信以为真，旋即在凉高山修建关帝庙，以酬保佑之灵，无非借此张扬。据说当时寨上李、颜、王三姓，闻义军逼寨，颜、王两家望风而逃，仅振亨一族驻寨。事后振亨之子、寨长李春霖欲拒绝两家返寨，但振亨以为不可。言谈之中道出了三家关系。因倡筑寨时，以其两家极有声望和势力，故利用其招来者，并且颜族与李家有世代联姻之亲，勾起内讧无异自毁，同时此寨又以“三多”两字为名，以颜、王、李三姓为序，同称寨则能起潜默之效。春霖听罢父言，也就平息怨波。乡人道“三多”谓多子、多福、多寿，言亦是亦不是，揣其三之多，恐出于“三生万”否？

以后住户稠集，遂划地成乡，是为三多乡。初设团正，后改乡长。乡设寨外，凡先后任职者，皆以寨人充之，且不出李氏门中子弟，间有外姓，亦必不出李家和寨人所支持者。故长期以来，三多乡人事，实操纵在李家手中，可见寨中封建势力及地方势力之一斑。

民国六年（一九一七年）滇蜀两军作战，滇军至寨南门外街道，蜀军据北门外方向。一夜将阑，王兆奎于北门喊门入寨，其系寨主，又是蜀军团长，故要求放蜀军进寨，并慷慨陈辞，言下之意不可得罪蜀军，滇军是外省之部，势必不会久留；因此，让蜀军进寨，由寨人大喊蜀军爬墙，虚张声势云云，犹可以此卸责。此时李家寨主李纯祖，执议回避两军以保寨，以为寨子一旦沦为战场，即有化为灰烬之虞。然而此刻蜀军已入，占领南门墙垛，向滇军发起射击，滇军遭到不利，仓惶遁走，离寨未远，复架大炮轰寨。侥幸寨内空地甚广，又无从发现目标，故损失甚微，未曾伤人。两军相持约日余，滇军终于撤去，蜀军跟踪追击。随后滇军反攻转回，扬言要剿三多寨，寨人惶惶不安。此时滇军已先将寨长李孟麟井灶查封，李葆真堂所有之元吉灶，烧干腔瓦斯火圈八十口，每年有纯利甚厚亦在查封之例。

孟麟又名梦麟，与陶淑堂同宗不同族，富列自贡盐商前茅。系春霖外孙庶咸妻侄。家居寨上，固推为寨长。其深知“滇军剿寨是假，掳财是真”，无奈之下，专柬急函资州廖哲明，以其与滇军旅长顾品珍交情，终以罚款十万元（一说二十万元）解危。孟麟于是将盐课抵销此事，以赎回查封之井灶。殊元吉灶瓦斯竟然消失，不能复烧，虽经挽救，终无成效，遂成废井。从此李葆真堂每年少收甚巨，为其衰败致命伤之一。随后孟麟辞去寨长。由此以来，凡有被推为寨长

者，皆向寨人拱手作揖，“感谢不尽，莫栽培我”，惧而避之。

果然如此。自滇军罚款之后，又引起其它驻军眼红，以为肥羊可步。有一次王缙绪部忽然进寨，将慎貽堂胡树良绑票，不由分说，罚款四千元，出票到自流井兑交。此时王兆奎当了师长，回寨知道此事后，从中疏通才得以冰消。然而滇蜀两军战后，四川大小军阀，各据一方，战祸频年，争夺地盘，虎去狼来，搞得天昏地转，其敲榨盘剥不计其数，仅所谓“予征粮”竟达四十年之多。军阀各霸一地，不择手段搜刮民脂民膏，仅武装贩毒，就可致祸国殃民。许民种烟，以窝定税，是名窝捐；大开膏店，大抽灯捐，反而美其名曰“寓禁于征”。三多寨附近土产烟膏，著名远近，称为本土，与南土仅稍差上下。烟价在民国初年每两银子十两左右，以后逐渐下降，一两生泥大洋一元，故吃烟者愈多。三多寨一丸之地亦是如此，遍街赌博，到处烟馆。所谓“世外桃源”其实成了烟赌特区。至此富户迁徙，世家颓败，民不聊生。

据吾所知，三多寨历任寨长依先后为序，始为李春霖，继后李斐成、李庶咸、李桐葵、李孟麟、颜道生、李宏模、李道南、王志三、颜继阳，最后为王泽良。

封建宗法与李氏字辈房份系统

振亨发迹正值自贡盐场黄金时代。所有厂商，莫不操其奇赢。为获厚富，皆结朝官，培养声势，以其力过地方官吏。当时纳款捐官，沽名钓誉，已成风气；斗富逞豪，动称宦绅，以显其卓。振亨知其然，赞襄其事，而不夺人之势。对人处世，谨守封建伦礼。

某次，厂绅聚会，共倡修路，凡去成渝之路，通县之道，以其显目易得名声，故众皆喜修。其实修路得便自是厂绅先足。而振亨却愿修乡镇路道，虽然偏僻，不易显目，但与乡人实惠、自家方便，独得其名，真所谓以守为攻。振亨此次所修之路，为何市、牛佛等地，共计约百里之遥。又甘陕大旱，自贡捐款赈灾，振亨明捐银三百两，故使其名不载前列，有意让人居先；然后又暗以件头散碎银两，派人送往陕西，察访门户，酌投银入，被周济者不下千数。当时去陕之差，拾得弃婴二人，携回自贡，振亨准予收养。此二人，一名刘甫卿，一名戴克明，成人后，刘任李葆真堂司账，活到六十余岁；戴任祠堂司账兼管祠堂乡庄，一九四八年歿，享年八十。

振亨出身铁匠，近染农务，因之亦有善举。刻板虾蟆歌云：“行善君子怜悯我，听我虾蟆唱段歌，神农植谷就生我，命吃田虫免伤禾……”劝人莫打虾蟆。虾蟆即青蛙，稻田捕虫能手。每年春末，印刷此歌逢人散发，并远近张贴。

振亨少年家贫无力读书，致富之后，自然羡慕风雅。曾托人请何子贞题联一副：“名高如月谁能毁，道本犹天不可升。”有趣的是子贞为振修题联“池边鼓瑟游鱼听，柳外敲棋睡鹭飞。”上款称“慎斋年兄大人”，然而振修并非功名中人，子贞称以年兄，不知是否误认同科举人。有人说子贞书法超尘拔俗，非功名中人物及特殊关系，是求不到的，因此假托“年兄”以张人眼目，以不失位卑。后据在场人言，当振修索书时，同座中有知子贞性格者，虑其不与振修书写，从中邦闲向子贞耳语：“慎斋是你同科举人”，以促其成，果然子贞挥毫应嘱，故以“年兄”相称。此说似乎更近情理。

又在何子贞之前，有一事更见旧时代功名官场之儿戏。曾璧光又名枢元，曾作客于三多寨颜、李两家，平时交往颇深。其人系科甲出身，因当时宦途中非钱难行，若不以“孔方兄”之力，虽拔世之才，尔休想飞黄腾达。如赴京候缺，官场应酬，朝房候旨，见上司报门掐门包、贽见礼……无不“政以贿成”。对璧光之宦途资用，均由颜、李两家大力支持，但振亨破费次于颜下。后来璧光一帆风顺，官至贵州巡抚。上任时，函许颜家一名知府，李家一名知县。时庶咸新入贡门，县试列长案，府试中三名，族中皆以庶咸就任为宜。而振亨以其年轻，阅历不深，命其勿往。故与璧光致函，婉言辞谢，遂罢其事。

为了解其世系，将其字辈与分家后房份系统记兹，以备查阅：

李家字辈系“元向之本大，文运振明新，学道恢先泽，存仁潜信真”。振亨、振修弟兄，即振字辈。振亨八子，振修四子，是明字辈，取用大排行，以免相重，致使称呼纹乱。

由于大排行关系，振亨八子行序是：大、二、三、四、五、七、十、十一，振修四子行序为：六、八、十二、十三，其中九少夭，故缺九，两房共十二弟兄。

振亨、振修弟兄共有堂名“陶淑堂”。所以称三多寨李家为“李陶淑堂”，别于“李四友堂”。其实三多寨还有文新堂、九思堂、宝善堂、松龄堂等许多李家。

陶淑堂住宅，系筑寨早期建修的，由于畏惧农民起义军而速成，虽然宽大却不加雕饰，所以木构简朴。其宅进深五重，长九间，其中有堂屋、厅堂、厢房、男女客堂，每间屋内皆面楼板，每重房屋都似四合小院，并院院相通。后来人

口增多，此宅难以容纳。弟兄磋商，趁振亨垂老之年，以避将来分歧，就此分家。于是陶淑堂分家各立，振亨堂名五知堂，振修堂名思永堂，是为两大房。

以后，五知堂分家后八房人，思永堂分家后四房人，共称十二房。按明字辈大排行次序，以别房份长次。长房为退思堂，二房为有余堂，三房为葆仁堂，四房为熟思堂，五房为葆义堂，六房为嘉乐堂，七房为葆礼堂，八房为知足堂，（九房缺）十房为葆智堂，十一房为葆信堂，十二房为育真堂，十三房为善成堂。

封建家庭后代分嫡庶，故五知堂下八房分上三房与下五房。上三房嫡出：退思、有余、熟思；下五房庶出：葆仁、葆义、葆礼、葆智、葆信。在此“葆”字五房上又立一总堂——葆真堂。这种家庭组织名称，亦即封建家庭的一种组织形式，并非专指某宅，但某宅却可言属某堂所有。

旧时代分家反映封建等级，也反映财产关系。陶淑堂拥有田地产收租共七千余担，分家时先拟两房十二家平分，这样振亨八子所得多，后议先大两房平分，将来各房再分。于是后者成议，五知堂与思永堂各分三千二百担，提祠产六百担，提陶淑堂官上等，即行解决。至于房宅，因五知堂人口多，故将陶淑堂老宅分与，另于临近右处新修一宅分与思永堂。新宅虽仅三重，然而工程细作，且有戏楼走楼等，其价值不低于老宅。此后振亨、振修各居一宅，但两宅相连，有户相通，来往如常。鸭子滩与伍家堰两宅，早已弃置若遗，滩上田土则分给五知堂，堰上田土则分给思永堂。

唯陶淑堂盐业财产仍统一经营，但将两房应占平均股份、划分明确而各享权利。当时盐业财产比田地产为大。全部盐业，以及李家门面，皆由振亨长子馨田（即春霖）主

办，这个地位实际系封建宗法所定，即使谦让也无非过场。五知堂分家前，振亨去世，我对其丧事无闻，寿数不知。听说五知堂分家时，其下八房各应分租四百担许，而葆真堂五房重新组合，分租两千担，每房实分二百担，嫡庶之间区别明显。

又因葆真堂五房人口差距甚殊，在其范围又立胥乐堂，以六百租作为计口授食，每人每年谷一担，钱十串，死减生添，设专人管理。然后以继承五知堂所分现金及井灶产业，在自流井沙湾创建“富源盛”盐号，以五房明字辈弟兄五人葆仁堂和庭总管家政，葆义堂管理家务人已忘，葆礼堂谨文经营生意，葆智堂斐成应酬门面，保信堂玉吾管教子弟。当时葆真堂人丁以葆仁堂最多，葆礼堂葆信两堂均系独子，其家业难均，却操持得“和气致祥”，其中难言庶出的苦衷。

振修思永堂分得三千二百担租，以下嘉乐，知足，育真、善成四房各分整数八百担，现金井灶产业亦按平均分授，此事实行了先约。

葆真堂中兴四十年

葆真堂继承五知堂分家财产，在自流井沙湾开设富源盛盐号，以谨文一手经营。

初期，因太平天国失败后，川盐销岸自然缩减。自贡井盐供过于求，影响一般次井次灶，而无经营价值。但高产优质，特别是条件优越的水火井，却有利可图。谨文会同弟兄五人，进行磋商，寻求增资及安排办法，以求一逞。首先对人口作了适当安排，不致无所事事。继而解决新井投资及流动资金问题。后者决定从五房男女中拿出私房及金银饰物，以作增资来源，以避免负债被动。接着在盐业方面进行调